# 橘猫与魔法使

猫是能敏锐察觉到危险的动物

一只橘猫正拼命迈着步子奔跑着。

以它肥硕的身材按理来说不该跑这么快，也无法灵敏地钻过窄小的缝隙。

可它毕竟是猫，猫就是柔软如水的动物，即便再肥胖，也可以轻巧地在楼顶间来去自如。

橘猫跳下楼房，四只肉球落在商摊的棚子上，接着又灵敏地落到地上在车水马龙的街道间闪转腾挪。

这里是巴雷斯特城最繁荣也最杂乱的地方，众多的商贩远道而来交易他们的商品，将摊位设在各处，而道路两边一栋栋低矮的房子则是旅馆，远方的旅人们也大多借宿在此。

与杂乱的街道遥相呼应的是视野所及高地上的一座白色府邸，那里是巴雷斯特城管理者的住处，而从那个方向正追出来一位穿着燕尾服的男子。

“站住，妮可”

穿着燕尾服的男子的眼睛紧紧盯着地上奔跑着的橘色毛球，脚下的步子不敢停下，一个劲儿地追赶着。

追着到了一个拐角后，橘猫忽得跃上了正埋头翻找什么的女孩的肩头，几乎是下一秒，男子一个闪步就从拐角跟了上来。

“站住！”

“诶？我，我可什么都没做啊”

女孩被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直起了身子，迅速打量起眼前的人来。

男人穿着正式，身上一套黑色燕尾服，脚上是黑得发亮的皮鞋，还有一头打理整洁的乌黑短发，想必是位成熟干练的人。

不仅如此，女孩正惊叹于这位男子的容貌，这张像是被美神亲吻过的面庞就算是在经验最为老道的旅人的记忆里也是十分突出的，更何况是她还资历尚浅。

“女士，女士？”

“抱歉，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男子看了看女孩，又瞟了瞟女孩肩上的那只橘猫，像是在暗示她不要惊扰自己肩上的那只猫。接着男子张开双臂，缓步靠近着女孩。

女孩并非没理解对方的眼神交流，但或许是面前男子的姿势过于具有侵略性，又或许出于那份独属于旅人的警惕心，女孩并没有待在原地，而是缓缓向后退，直到身子退到墙边退无可退。

“别，别过来”

女孩从腰间掏出一根削得光滑的黑色木棍对着朝自己逼近的男子，嘴里刚要念出什么，只听得一声极为响亮的哨子声扎进耳朵，接着一名巡逻警官闯了进来挡在了二人之间。

“你要对这女孩做什么？”

“啊？我，我要捉这位女士肩上的猫”

警官转身看向女孩肩膀，原先趴着那只橘猫的位置如今空荡荡的，实际上，橘猫被哨子吓到后借着女孩肩膀的高度直接跃过了身后那堵墙不知所踪了。

“哪里有猫？”

“刚刚还是在的，估计是被哨子声吓到了”男子显得有些慌乱，倒不是因为面前警官的盘问，而是他急于去寻找那只橘猫。

“不信您可以问这位小姐”

警官又转身看向女孩，这女孩穿着朴素，一顶大大的宽帽檐帽子戴得低低的，身上披着黑色的长袍，里面套着一件白色衬衫。女孩早已将那柄用于释放魔法的法杖塞回腰间，她不想暴露自己魔法使的身份，即便魔法使在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被承认，但在某些信仰狂热的地区还是会被人当成邪恶的魔女迫害。

“呃，应该是吧”

见女孩的回答含糊不清，警官便打算把男子带回警局慢慢盘问，但当他一转头男子早就跑得没影了，接着女孩也在道了声谢后匆匆离去，只留下警官一头雾水。

先不提正满头大汗追着猫的男子，这位女孩也在焦急地寻找着一样东西，一样关乎她后续旅途的重要包囊。

“唉，真的找不到了”

远处的天空被即将落入地平线下的太阳浸染成了橘红色，女孩一脸疲惫地瘫在公共座椅上，头上那顶帽子被她摘下来放在腿上，她仰着头，一头金色的发丝顺着垂下，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凝视着逐渐黯淡的天空，而嘴里则不断叹着气。

女孩像脱了线的木偶瘫在椅子上好一会，在快要融入景色中的前一刻，食物的飘香钻进她的鼻腔激起了她那已经饥饿到麻木的胃。

“到底是丢在哪里了！”

突然间，女孩抱着头开始自言自语，而跟着她的悔恨，一则回忆涌上心头，那明明是昨天发生的事，到了今天黄昏却变得模模糊糊的。可能是女孩将一切又一切的可能性通通加了进去，才让这段记忆变得混乱无比。

“钱，钱包丢了啊啊啊啊啊！”

女孩昨天在城里闲逛时把钱包丢了，作为旅人，如果说生命是第一要位，那包囊里的钱包就是她生命的最好保障，无论是半路遇到贼人破财免灾，还是进城采购下一次旅行的必要物资，没有钱就代表她失去了基本的保障，甚至今晚只能露宿街头。

遇此绝境，女孩首先想到的是去城中心的许愿池里捞些铜币，可当她真的绕着许愿池走了一圈才知道，这里的人只向许愿池中心的女神雕塑献上信仰，却不会像其他地方的人将之当个娱乐往里投些铜币。

即便知道不会改变什么，女孩也还是学着别人祈祷的样子向女神像许了愿，愿望是：让我挣一大笔钱吧，而非找回自己的钱包。

见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了，女孩在夜幕到来前步入了冒险者公会。

冒险者工会是个庞大的组织，在各个国家都设有总部，而每座城市里都分布着设施。工会主要是冒险者接受委托的地方，委托者会将做好的委托单贴在一张墙上，而有意接受的冒险者会将之摘下。不仅如此，工会还会根据完成委托的难易度和效率将冒险者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依次是S到F，并根据等级颁发给冒险者对应的勋章。

女孩的冒险者等级是E级，倒不是因为她能力有多差劲，而是她作为旅人而非专职的冒险者，所做的委托数量远远不够。

她坐在柜台前，将工会授予自己的那枚勋章交给柜员验证身份。她的名字性别等一些基础信息都刻印在勋章背后，一方面是用于在各处工会验证身份，另一方面则是用于验尸。

“爱莲小姐是吗，请您稍等，我为您拿出对应您等级的委托单”

不多时，柜员便抱着一叠委托递给爱莲，从采药到除草，虽然数量众多但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报酬自然也少得可怜，大概是只能买根面包的程度，而这些远远不够支持爱莲的旅程。

实际上，像爱莲这样毕业于魔法学院的高材生大多不会面临囊中羞涩的境地，比如爱莲的同学要么专职当了冒险者要么受雇于国家担任宫廷魔法使，当然也有同她一样游览世界各地的旅人，在他们缺钱时会在市中心摆出占卜的小摊位，并且总能依靠他们的身份赚得盆满钵满。

可爱莲不能这么做，她清楚地了解所谓的占卜都是骗人的。她不允许自己骗人，她对任何人都是完全真诚的，而这也是她作为魔法使的约束，如果她还想继续使用魔法，那爱莲得保持真诚。

“呃，请问有没有报酬高一些的委托，即便我的等级不够高，但无论如何拜托了”

爱莲双手合十像东方人求佛拜佛般请求她能拿出更有价值的委托，可柜员却为了难。不让低等级的冒险者接受高等级的委托一方面是维护高等级冒险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工会也不想让年轻的冒险者白白送死。

“拜托了，我是魔法学院毕业的魔法使，能力您自然不必担心”

“爱莲女士，这毕竟不符合工会的规定...”

“求求您了，没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我肯定会饿死在街头”

见爱莲这样苦苦哀求，柜员终究也还是心软了（主要是因为爱莲是位娇小的美少女），他仔细地从委托高等级冒险者的墙上摘下几张委托偷偷交给爱莲，果然到了高等级，上面的任务就变得困难起来，几乎全部都是关于讨伐魔物的内容。

“这张，仅仅是暂时担任巴雷斯特城主的宫廷魔法使就可以吗”

其中有那么一张委托书与众不同。柜员解释说：这是由巴雷斯特城主亲自委托的，由于城内的冒险者根本没有人会使用魔法，就一直搁置了。

所谓宫廷魔法使，就是拥有大量土地镇守一方的领主私人雇佣的魔法使，他们一般学识渊博，可以为领主出谋划策，也不乏有地位崇高的人想要学习魔法，便邀请他们来教授自己魔法理论和知识。

看来这位城主是后者，否则为什么要暂时雇佣呢。爱莲这样想着，虽然她年纪尚轻，但在魔法学院学到的东西足以应对这些贵族们的求知欲了。

“城主大人是要学习魔法吗？”纵使心中有了答案，爱莲还是询问道。

“你在说笑吧爱莲小姐，巴雷斯特城主以前可是王室的御用魔法使”

“那为什么还要”

“可能是有其他事情吧，比如教他女儿学习魔法之类的？”

见也问不出什么，爱莲便将其他委托书还给柜员，留下了这份担任宫廷魔法使的委托，待柜员处理好相关手续后，她一刻不停地就赶往了那座显眼的白色府邸。

该说不愧是管理人口众多的巴雷斯特城的领主，虽然在闹市区借住时有注意过这座建筑，但凑近了看还真是无比宏大。

爱莲站在府邸的大门前，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她等了好一会儿看门人才提着提灯走过来。

“您有什么事吗？勋爵目前不接待任何客人”

“不，我是接受了城主委托的冒险者，城主是要聘请一位魔法使对吧”

“勋爵的委托？小姐，您是不是看错了”

看门人说完拿着提灯就要往回走，爱莲急忙叫住他，并从自己背包中拿出工会的委托书。

“您看看，这是委托书，总而言之还是烦请您通报一下吧”

爱莲将委托书交给守门人，守门人接着提灯的光亮看过后似乎是明白了些什么，接着从兜里拿出钥匙打开了大门。

“不用了女士，这的确是我们家发出去的委托，是我记性太差了，请跟我来吧”

跟着守门人走进庄园，不同于大多数领主喜欢花卉林草的趣味，这里到处都是神学的符号，十字架和女神像在道路旁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排列着，而接近府邸，一座金子做的十字架摆在府邸门口的空地上。爱莲很不喜欢这些装饰，因为这象征着城主很可能是位狂信徒，而狂信徒的思维是她所不能理解的，由此这份委托的危险程度在爱莲心中陡然增高了。

进入府邸，看门人来到一间房间前敲了敲门然后进去与什么人交谈了下，就离开了。而随后从卧室里走出来的人则让爱莲变得警惕起来。

“哦呀，这不是今天遇到的那位小姐吗”

面前的人穿着一身黑色燕尾服，那张容貌即便看过一次还是美得令人惊叹。

“还真是有缘呢，您的猫找到了吗”

“嗯，还好是找到了”男子像是想起了上午抓猫的狼狈样子变得有些无奈“不过那并不是我的猫，是大小姐饲养的”

“怪不得这么有活力”爱莲打趣道。

“是啊，就跟大小姐一样”男子发现自己好像跑题了，轻声咳了咳。

“我叫科尔，是府邸的管家”

“您好，我叫爱莲，刚刚接下城主委托的内容”

察觉到气氛有些尴尬，管家科尔先是上楼安排了下爱莲的客房，接着领她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

“大小姐，有客人”科尔轻轻敲了敲门。

“稍等”

接着门内传出一阵哐当哐当的嘈杂声响

爱莲和科尔等了一会才终于传来请进的指示，科尔打开门，门里是一片狼藉，粉色白色的高级裙子被胡乱得铺在地上，而它们的主人则从中挑了一件套在身上，赤脚踩在地毯上，不同于这杂乱的场景，上午那只活蹦乱跳的橘猫现在正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

“科尔，这位是？我不记得有邀请过客人啊”

“大小姐，您忘了吗，前几周您，哦不，是老爷向冒险者工会派遣的委托，说要聘请一位魔法使”

“哦对”大小姐拍了下脑门“爸爸的确交代过我”

真是位健忘的大小姐，爱莲想着，如果自己要教授这位大小姐，教学真的会顺利吗？她又对委托犯了愁。

“啊，还没自我介绍，我是海伦·巴雷斯特，您就叫我海伦就可以”

“我是爱莲，从魔法学院毕业的魔法使，现在接受了城主对冒险者工会的委托”

“这位是科尔，五六个月前我们家刚雇佣他，跟你一样都是新人，呃”

本来想拉进关系，但海伦似乎感觉到科尔和爱莲之间的气氛有些奇妙，她不像平常人会在心中暗自猜测，而是有疑问就会脱口而出。

面对问题，爱莲没有说话。而科尔只是将早晨追猫与爱莲相遇的过程叙述了一遍，顺带一提，没有提到那位巡逻警官和自己那形似猥亵的动作。

“喂，科尔，花心可是不行的哦”

“大小姐，您别打趣我了，客人还在这呢”

“是吗？”

海伦沉默了一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但很快就从那有些可怕的状态恢复过来，又变得像个疯姑娘一样。

“时候不早了，明天再详谈吧，科尔，先带爱莲小姐去客房，晚安爱莲小姐”

“嗯，晚安”

科尔将爱莲送到客房后又折返回了海伦的房间。

也是，毕竟那么杂乱的房间必须要有人打理，爱莲这样想着就睡下了。

爱莲今天起得很早，昨晚睡得也很差。平常，她在旅店起得都很晚，几乎到了中午的时段才睁开眼睛。

即便还很早，但她并不打算出门逛逛，就算想在府邸逛逛，起码要先询问下管家和大小姐给自己安排位向导。爱莲这么想着，从一个小盒里取出一条心形项链戴在脖子上。

很多人好奇，魔法使是如何使用魔力，而魔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在爱莲毕业的魔法学院也是众说纷纭，其中的说法有贴近神学的，也有贴近科学的，甚至有人声称是血统决定的。无论如何，爱莲本人比较相信所谓的魔力来自于内心，而发动强大魔法的关键在于爱。爱莲在学校时已经读遍了有关魔法理论的书籍，可即便掌握了用于发动的咒语，发动魔法的时机，爱莲本人却从未像她的老师一样发动过位阶极高的魔法，她的老师告诉她，她缺乏爱。

可，爱是什么？爱莲并不清楚，为了了解它，爱莲拒绝了留校任职的机会，转而前往世界各地寻找自己的答案。

“爱莲小姐，您起了吗”

几声清脆的敲门声响起，爱莲从床上起身，推开门见到的是满脸堆笑的科尔管家。

互道早安后，科尔领着爱莲上了楼到了三层，与二楼不同的是，三楼作为顶层房间却寥寥无几，只有远处一间和左侧一间，但也并不显得空旷，空间被大量的神学雕像所占据，而且到处都飘着宗教用的熏香，气味浓到让人喘不过气。爱莲本以为科尔会领着自己到最远处的那件大门前，那里估计是城主本人的房间。

可管家科尔领爱莲进了左侧的房间，海伦大小姐正在沙发上坐着，桌子上摆着两杯冒着热气的红茶，海伦估计也没到多久，爱莲想着。

“爸爸说，想请暂时作为我们家魔法使的爱莲小姐教授我魔法”

“很荣幸，海伦小姐”

“那真是太好了，魔法是一项多么美妙的技术，不，应该说是奇迹”

海伦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提到魔法一词她就会一脸陶醉，像是唱赞歌般称赞魔法，直到管家科尔忍无可忍提醒她注意礼仪时，海伦才收敛了些。

“那首先来测试下大小姐您的魔力吧”待海伦冷静下来，爱莲如此提议道。

按照爱莲所相信的理论——即魔力来源于内心，每个人体内都应蕴含着魔力，但不幸的是，绝大部分人的魔力并不能被察觉，而只有那些魔力能被察觉的人才能运用魔力。察觉魔力的道具就是爱莲戴着的那条心形项链。

爱莲握住海伦大小姐的手，她脖颈上的那条心形项链的爱心从无色变为了蓝色接着又渐变为了红色。

“哇哦，海伦小姐，您有极强的学习魔法的天赋呢，未来说不定能成为大魔法使呢”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

海伦兴奋得几乎要从沙发上跳起来，爱莲和科尔也为她的天赋鼓掌，一切都这么顺利。

可下一瞬间，海伦突然身子一软像只断了线的木偶瘫倒在地上，科尔管家立即奔过去查看海伦大小姐的情况，而爱莲则跑出屋子寻找在楼层里干活的女仆。

骚动发生后的数个小时里，爱莲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和自己接触后大小姐便瘫倒昏迷，怕是怎么也洗不清嫌疑了，爱莲思考着自己会面临怎样的责罚，如果仅仅是被退货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最坏的结果可能是被处死。

吹吹风吧，爱莲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心情愈发得烦闷。她打开窗户，从外面钻进来的不仅是秋风，还有一只橘色毛球。

橘猫在爱莲的客房里四处散步，四只沾着泥土肉球在各处留下了小小的猫爪印。

放在平时，爱莲肯定会为这只橘猫弄脏自己房间而大发雷霆，可现在，只是看着这只猫在房间里上蹿下跳也成了一种慰藉。

出于无聊，爱莲竟开始观察起这只橘猫来，橘猫胖胖的，毛色光润。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花纹，在它橘黄色的背上有一个爱心形状的花纹。或许这样特殊的猫才有资格成为那位疯姑娘大小姐的爱猫吧。

爱莲看猫看得出神，完全忘记了时间，直至房门外传来的敲门声才将她拉回现实。

“爱莲小姐，您在吗”

是管家科尔的声音，爱莲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她打开门，看见的依旧是科尔那张堆笑的脸。

“海伦大小姐已经醒了”

“那就好，那最好了”爱莲长舒一口气。

“海伦大小姐这些天总是昏昏沉沉的，平时也不好好吃东西，身子太虚弱了”

“那课程？”

“今天估计是不行了，还请您在府邸随便逛逛，其实我本想当您的向导的，但貌似是这些天劳累过度，也总是昏昏沉沉的，仿佛意识很不清晰的样子”

“那您要保重身体”

“谢谢，爱莲小姐，我之后会指派一位女仆当您的向导的”

爱莲向科尔道完谢后回到房间，那只刚刚还活蹦乱跳的橘猫现在居然躲在她的床底下，不过爱莲一关上门，橘猫便从床底爬出来，跳到床铺上蜷缩成一团怎么也不肯动了。

猫真是任性的动物，就跟那位即便冒充自己父亲名号发布委托都想学习魔法的大小姐一样。

第三天早晨，爱莲起床时感到自己肚子上压着两只猫的分量，睁开眼却只有一只胖得不行的橘猫睡在那里，爱莲将橘猫移开下了床。

昨天科尔说会为自己配备一位向导，爱莲打开房门，那位充当向导的女仆就站在门外。

“早安，爱莲大人，请问现在就要去参观吗，还是说一会再说呢？”

“现在吧，辛苦你了”

爱莲这两天也实在觉得无聊，跟着女仆探索这间巨大的府邸倒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

女仆首先领着爱莲来到府邸的画廊，墙的两边挂满了画像。她依次为爱莲介绍着画像上的人和其事迹。

“这位是现巴雷斯特家主，蒙巴顿·巴雷斯特大人，是王国知识最渊博的魔法师之一”

“说起来，我到现在还没见到城主大人呢”

爱莲虽然清楚是海伦大小姐冒用她父亲的名号发布的委托，但身为委托人却一面不露实在是有些失礼。

“城主大人他，应该是在潜心钻研魔法吧”女仆解释说。

接着，女仆的目光看向蒙巴顿画像旁的一幅小画像，那画像相比其他的实在小得可怜，但画上的人却十分英俊，甚至让爱莲觉得有些眼熟。

“这位是前管家科尔宾先生，蒙巴顿大人的忠实仆从兼挚友，在六个月前辞世了”

“他长得真是英俊”

“是的爱莲女士，这是画师依照科尔宾先生年轻时的样貌绘制的，他就跟，就跟科尔先生一样帅气可靠”女仆的脸有些羞红，看来无论是科尔宾还是科尔都是疯狂吸引爱慕者的美男子

“说不定”

“说不定？”

“说不定蒙巴顿大人正闷头研究复活术想要复活科尔宾先生呢”女仆小声打趣道。

“话说有复活这种魔法吗？爱莲小姐”

“唔，我想应该是没有，效果与之接近的是一种巫术名叫回春术，是国教明令禁止的魔法”

魔法学院的图书馆甚至都没有对回春术的记载，爱莲还是从她老师口中得知这一魔法。回春术的发动条件之一是牺牲施法者的生命以换取一个人重返青春，看似是进行寿命嫁接似的邪术，但却需要经年累月的爱，那份爱有多厚重多热烈，爱莲无法想象。

“还真有啊，复活术”

“不会啦，那种魔法只存在于理论层面，无法想象要如何才能发动”爱莲解释说。

“不过啊，如果对象是科尔宾先生，蒙巴顿大人说不定真的会不顾一切发动，不仅是你知道的他是王国最伟大的魔法使之一，科尔宾先生还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甚至有传闻是恋人”

爱莲不再回答女仆的八卦，她作为一个旅人不该了解那么仔细。

后续的参观都很顺利，结束参观后女仆领着爱莲回到二层客房，爱莲向她道了谢两人便告别了。

参观一天累极了的爱莲一回到房间，那只橘猫便从床底爬了出来，急匆匆地跑到书桌上将墨水打翻在地。

“啊，你这只淘气的猫”

看着自己的客房被这样糟蹋，爱莲愤怒极了，她掏出腰间那根黑色的魔杖，念出一段咒语便隔空抓着猫的后颈将它提了起来，这样状态的猫是没法反抗的，爱莲将它提到床上，又念了段定身咒彻底让猫安静下来。

到了第三天，爱莲起床的时间较前两天晚了许多，当她推开门时科尔管家已经在门外等候了。

“今天的课程？”

“是这样，爱莲小姐，大小姐希望学习些高难度的魔法”

“可是海伦小姐不是连最基础的魔法都不懂吗？”

科尔没有回答爱莲的疑惑，或许这就是贵族大小姐的任性吧，即便这偏离了爱莲的教学计划，但爱莲并不在意，因为凭她的知识绝对可以应付，这就是她对自己魔法理论知识的自信。

本以为会在海伦的房间或者前天领着她去的那间屋子教学，但这次科尔却领着爱莲到了三楼尽头那间爱莲估计是城主本人的房间前。

“啊，这间是？”

“是巴雷斯特勋爵本人的房间，实际上勋爵本人于昨日去世了”

爱莲惊恐地看着科尔那张英俊的脸，她从未觉得这张平时满脸堆笑的脸变得面无表情会如此恐怖。

“其实，爱莲小姐，我一直觉得您并不适合作为大小姐的教师”科尔将手中握着的沉甸甸的钱袋交给了爱莲。

“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判断，如果您执意进去教学的话”

这里的氛围压抑到令人无法呼吸，爱莲看了看站在门前的科尔和他身后的那扇门，仿佛是不应存在于现世的鬼魂正镇守着鬼门关。

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要进去！

那份独属于旅人的警惕心疯狂敲击着爱莲的身体各处，是啊，太诡异了，太恐怖了，画中死去的人怎么会回来。

“既然您都这么想了，我想大小姐也是这么想的吧，我就先告退了，祝您生活愉快”

爱莲一刻都不想做停留，疯了似的逃离这扇门和那位科尔宾先生，直到爱莲再也无法透过如绸带般飘舞着的熏香烟看到他们，她才重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爱莲小姐，您房间里那只橘猫也是您的报酬，不要忘了带走，这是老爷吩咐的”

接着，爱莲只听到远处房门打开的吱呀声，这间楼层便再无声音了。

不久之后，爱莲在离巴雷斯特城很远的城市读到关于这件事的报纸；巴雷斯特勋爵被国教定性为巫师，以一个少女的身份被处以火刑，而他的管家也冲入柴堆自焚而死。

终于一切尘埃落定后，爱莲放下报纸，转而看向趴在桌子上那只啃食着甜品的橘猫，想起了失去理智的自己回到房间后看到这只猫在地上写的字。

“我才是海伦”